

古文观止

鉴赏辞典

GUWENGUANZHI
JIANSHANGCIDIAN

问世20年 畅销500万
新推三百首诗歌
与古文观止鉴赏系列
精中选萃 再续新编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古文观止

鉴赏辞典

GUWENGUANZHI JIANSHANGCIDIAN

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文观止鉴赏辞典/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
编.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6.12

ISBN 7-5326-2150-2

I. 古... II. 上... III. 古典散文—鉴赏—中国—词典
IV. I207.62-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2303 号

出版人 张晓敏
封面题签 赵朴初
责任编辑 吉明周
助理编辑 仓树勤
装帧设计 姜明

古文观止鉴赏辞典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www.ewen.cc www.cihai.com.cn

苏州市吴中区文化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20.125 插页 1 字数 620 000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100

ISBN 7-5326-2150-2/I·75

定价: 25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0512—66281213 × 1380

出版说明

清代吴楚材、吴调侯的《古文观止》，已经在中国畅销两百多年，千万读者读之诵之，不因时世移易而有改初衷，不以少长相异而有违众好，华夏人士因之而雅爱中国古文华章，由此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《古文观止》也成了传承中国文化之脉的大众化载体，代表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。它是值得子孙万代传承的民间经典。然吴楚材、吴调侯的《古文观止》，为时世风俗所限，受文章家清规所囿，文必秦汉，且止于明代，所列篇章，自是当时选家目光，为人疵诟不少。本社为了嘉惠读者，推陈出新，延续拓展我社以《唐诗鉴赏辞典》为代表的文学鉴赏辞典的风格和品牌，以我社《古文鉴赏辞典》为基础，吸收吴楚材、吴调侯《古文观止》的精华，又参酌其他选本，唯取佳作入选，以朝代为序，收录古文一百四十二篇，编纂成《古文观止鉴赏辞典》一编，展示中国古文的巅峰之作；不唯如此，更请国内有关研究名家撰写精美赏析文章，解释历史背景，以先进文艺理念讲解艺术特色，评论文学成就，其中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相比古代选家的眉批朱圈、品评裁鹭，更为周到详尽，可称踵事增华，乃与原作比照发明、融通古今，使当今千万读者读之赏之，辨美丑、明荣耻、知是非，对于积累文学知识、提升文明素质，颇有助益。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二〇〇六年十二月

目 录

出版说明

篇目表 1—5

正文 1—630

篇目笔画索引 631—633

篇 目 表

先 秦 文

《左传》

郑伯克段于鄆 1

曹刿论战 5

《战国策》

邹忌讽齐王纳谏 8

触龙说赵太后 11

《论语》

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16

《孟子》

天时不如地利章 19

鱼我所欲也章 21

《庄子》

逍遥游 23

《晏子春秋》

晏子使楚 32

《孙子》

谋攻 35

《韩非子》

说难 37

《礼记》

《学记》三则 44

居 原

卜居 47

宋 玉

风赋 50

对楚王问 54

李 斯

谏逐客书 57

两 汉 文

贾 谊

过秦论(上) 63

治安策 69

晁 错

论贵粟疏 78

东方朔

答客难 83

司马迁

管晏列传 88

廉颇蔺相如列传 94

报任少卿书 105

班 固

苏武传 115

王 粲

登楼赋 126

陈 琳

为袁绍檄豫州 129

魏 晋 南 北 朝 文

曹 操

让县自明本志令 137

诸 葛 亮

前出师表 144

后出师表 149

- 曹丕**
典论·论文 155
- 曹植**
洛神赋 160
- 嵇康**
与山巨源绝交书 165
- 李密**
陈情表 173
- 向秀**
思旧赋并序 177
- 刘伶**
酒德颂 180
- 陈寿**
隆中对 182
- 陆机**
文赋 186
- 鲁褒**
钱神论 199
- 木华**
海赋 204
- 王羲之**
《兰亭集》序 211
- 陶渊明**
桃花源记 214
五柳先生传 219
归去来兮辞并序 221
- 谢惠连**
雪赋 225
- 刘义庆**
王子猷雪夜访戴 230
刘伶病酒 232
- 鲍照**
芜城赋 235
- 谢庄**
月赋 239
- 孔稚珪**
北山移文 243
- 江淹**
恨赋 248
别赋 253
- 丘迟**
与陈伯之书 260
- 陶弘景**
答谢中书书 266
- 郦道元**
三峡 269
- 吴均**
与宋元思书 272
- 庾信**
《哀江南赋》序 274
- 隋唐五代文**
- 骆宾王**
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282
- 王勃**
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286
- 李白**
与韩荆州书 293
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298
- 李华**
吊古战场文 301
- 韩愈**
原道 307
杂说(四) 314
师说 317
进学解 320

-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325
- 祭十二郎文 329
- 鳄鱼文 335
- 刘禹锡**
- 陋室铭 338
- 柳宗元**
- 梓人传 340
- 种树郭橐驼传 345
- 愚溪诗序 349
- 捕蛇者说 352
- 钴姆潭西小丘记 356
- 小石城山记 359
- 杜牧**
- 阿房宫赋 361
- 孙樵**
- 书褒城驿壁 371
- 罗隐**
- 英雄之言 374
- 陆龟蒙**
- 野庙碑并诗 376
- 宋金元文**
- 王禹偁**
-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381
- 范仲淹**
- 岳阳楼记 384
- 欧阳修**
- 《新五代史·伶官传》序 389
- 醉翁亭记 394
- 秋声赋 398
- 苏洵**
- 六国论 402
- 周敦颐**
- 爱莲说 406
- 曾巩**
- 墨池记 408
- 司马光**
- 谏院题名记 411
- 王安石**
- 读《孟尝君传》 412
- 同学一首别子固 414
- 游褒禅山记 417
- 苏轼**
- 刑赏忠厚之至论 421
- 上梅直讲书 424
- 石钟山记 427
- 前赤壁赋 432
- 后赤壁赋 436
- 苏辙**
- 黄州快哉亭记 439
- 李格非**
- 书《洛阳名园记》后 443
- 陆游**
- 烟艇记 446
- 范成大**
- 峨眉山行纪 450
- 朱熹**
- 百丈山记 458
- 周密**
- 观潮 461
- 文天祥**
- 《指南录》后序 465
- 谢翱**
- 登西台恸哭记 473
- 元好问**

-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市隐斋记 | 478 | 张岱 | 西湖七月半 | 541 |
| 李孝光 | | | 湖心亭看雪 | 545 |
| 大龙湫记 | 481 | 张溥 | 五人墓碑记 | 548 |
| 明 文 | | 清 文 | | |
| 宋 濂 | | 黄宗羲 | | |
| 阅江楼记 | 485 | 原君 | 557 | |
| 刘基 | | 顾炎武 | | |
| 卖柑者言 | 488 | 复庵记 | 561 | |
| 高 启 | | 侯方域 | | |
| 书博鸡者事 | 491 | 马伶传 | 566 | |
| 王守仁 | | 王夫之 | | |
| 瘞旅文 | 495 | 论梁元帝读书 | 569 | |
| 归有光 | | 林嗣环 | | |
| 寒花葬志 | 499 | 口技 | 576 | |
| 项脊轩志 | 501 | 魏 禧 | | |
| 徐 渭 | | 大铁椎传 | 580 | |
| 自为墓志铭 | 505 | 汪 琬 | | |
| 宗 臣 | | 传是楼记 | 584 | |
| 报刘一丈书 | 509 | 沙张白 | | |
| 王世贞 | | 市声说 | 587 | |
| 蔣相如完璧归赵论 | 513 | 戴名世 | | |
| 袁宗道 | | 鸟说 | 590 | |
| 极乐寺纪游 | 516 | 方 苞 | | |
| 袁宏道 | | 左忠毅公逸事 | 592 | |
| 徐文长传 | 519 | 郑 燮 | | |
| 满井游记 | 525 |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| 596 | |
| 钟 惺 | | 彭端淑 | | |
| 浣花溪记 | 530 | 为学一首示子侄 | 600 | |
| 徐宏祖 | | 全祖望 | | |
| 游黄山日记(后) | 534 | 梅花岭记 | 602 | |
| 魏学洵 | | | | |
| 核舟记 | 537 | | | |

袁 枚

黄生借书说 608

祭妹文 612

姚 鼐

登泰山记 618

汪 中

哀盐船文 622

龚自珍

病梅馆记 627

先秦文

【 郑伯克段于鄆 】

《左传》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^①，曰武姜，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^②，惊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。

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^③，他邑唯命。”请京^④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^⑤曰：“都城过百雉^⑥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，不过参国之一^⑦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^⑧，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？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！蔓，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^⑨。公子吕^⑩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^⑪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^⑫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昵，厚将崩^⑬。”

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^⑭，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。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鄆^⑮。公伐诸鄆。五月辛

丑，大叔出奔共^⑩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鄆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。谓之郑志，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寘姜氏于城颖^⑪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！”既而悔之。颖考叔为颖谷封人^⑫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。食舍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^⑬之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絜^⑭我独无！”颖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。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^⑮。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颖考叔，纯孝也，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《诗》曰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^⑯。”其是之谓乎！

〔注〕 ① 郑武公：姬姓，名掘突。申：国名，姜姓，侯爵，故城在今河南南阳。

② 寘生：寘乃“悟”之借字，犹言逆生，指婴儿足先出。 ③ 虢叔：东虢国君，姬姓，立国于今河南荥阳东北。虢叔恃其地势之险固，有骄侈怠慢之心（《国语·郑语》），公元前767年为郑所灭。 ④ 京：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荥阳东南。 ⑤ 祭（zhài 债）仲：郑大夫，亦称祭足。 ⑥ 都城过百雉：都，都邑；城，城垣。城高一丈、高一丈谓之堵，三堵为雉，故雉为高一丈长三丈，百雉为长三百丈。《战国策·赵策三》马服君对田单曰：“且古者城虽大，无过三百丈者。”与《左传》“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”相符。 ⑦ 参国之一：参，同三。国，国都。此言大的都邑，其城不过国都三分之一。 ⑧ 不度：不合法度。非制：非法制所许。 ⑨ 西鄙北鄙贰于己：谓将郑西部与北部边境之二邑既属于郑，又属于己，为两属之地。 ⑩ 公子吕：字子封，郑国大夫。 ⑪ 无庸：庸，用。无庸，犹言用不着。将自及：谓祸将及其自身。 ⑫ 廪延：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延津附近。 ⑬ “不义”二句：不义不昵，不义则不昵。昵，据《说文》当作“黏”，黏连的意思。二句谓不义就不能团结众多的人，势力再雄厚也要崩散。 ⑭ 完聚：完，完（坚牢）城郭。聚，聚粮食。缮甲兵：修缮盔甲兵器。具卒乘：具，充足；卒，步兵；乘，车兵。 ⑮ 鄆：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鄆陵附近。 ⑯ 共（gōng 恭）：本为国名，后为卫别邑，在今河南辉县。 ⑰ 寘：同“置”。城颖：

郑国地名,在今河南临颍西北。⑬颖考叔:郑大夫。颖谷封人:颖谷,郑国地名,在今河南登封;封人,管理边界的官吏。⑭遗(wèi 畏):赠与,送给。⑮絜(yī 衣):语助词。⑯泄(yì 义)泄:舒散快乐的样子。⑰孝子不匮,永锡尔类:见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。匮,竭尽;锡,赐予。意为孝子孝敬父母无竭尽之时,所以能经常感化族类的人。

公元前722年,在郑国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件骨肉相残的事件,这就是《春秋》上所谓的“郑伯克段于鄢”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都提到这件事,发表了一些议论。但从事件的叙述、人物的刻画方面来说,《左传》的文字写得最具体精彩,历来脍炙人口。

姜氏厌恶其子郑庄公,始于郑庄公出生时的难产。可是她对于共叔段,却又非常溺爱,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。虽遭到武公的拒绝,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,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。姜氏的一恶一爱,始终贯串于矛盾的产生、发展和激化的过程,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。

郑庄公即位后,姜氏要求把制邑分给共叔段。制,地在虎牢,形势十分险要。姜氏为共叔段要求封制的居心何在,郑庄公是十分清楚的,当然不能允许,直截了当地告诉姜氏:“制,岩邑也,虢叔死焉,他邑唯命。”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,结果被郑武公所灭。对于郑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机,姜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。求制不得而求京,这也在郑庄公意料之中。由此可见,姜氏的筹算一开始就落入郑庄公的掌握之中了。

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,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,即使母子兄弟之间,也丝毫不能缓解他们之间权力之争的矛盾。从郑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外逃,共经过了二十二个年头。这漫长的岁月,突出地表现了郑庄公蓄谋之久,甚至连他的左右大臣也察觉不出其心迹,被蒙在鼓里。当祭仲提出京的制度不合规定的时候,郑庄公却说:“姜氏要这么干,我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威胁呢?”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。等到祭仲提醒他“蔓草犹不可除,况君之宠弟乎”时,他才说出“多行不义必自毙,子姑待之”的话。这个“毙”字和“虢叔死焉”的“死”字是一脉相承的,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,也遮上了一块帷幕:表明这是在自杀,而非他杀,企图逃避杀弟的罪责,可说既狠毒又狡猾。

郑庄公设下的陷阱,就是养共叔段之骄,纵共叔段之欲,使其不断膨

胀,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。权力欲望的沟壑是永远填不满的。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的得寸进尺,从表面上来看,好像处在被动地位,实际上主动权仍然掌握在郑庄公的手里。如果加以扼制,共叔段就会收敛,郑庄公企图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就会落空。因此,不管共叔段使“西鄙北鄙贰于己”也好,还是进而把二邑归为己有,封地扩展到廩延也好,郑庄公都不露声色,听之任之。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连续向他提出警告,甚至说出“欲与大叔,臣请事之;若弗与,则请除之”这样的话来激他,他都不为所动。这说明郑庄公的深藏不露,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等到共叔段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,并得知姜氏开城作内应的确切时间之后,郑庄公才发布讨伐共叔段的命令。长期郁结的怨恨一下从“可矣”二字中迸发了出来。公子吕伐京后,共叔段逃到鄆,郑庄公又亲自率军攻鄆,终于使共叔段彻底垮台。对于姜氏当然也不会放过,把她放逐到城颍,而且发誓说:“不及黄泉,无相见也!”怨恨之深溢于言表,再也用不着掩盖了。

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比,共叔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。这种狂热,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,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。共叔段的步步逼近,实际上都是在步步落入郑庄公为他设下的陷阱。争权夺利,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,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。从本质上来说,它们都是封建统治者罪恶本质的表现。因此,这一对亲兄弟,犹如一根毒藤上结出的一双恶果,其胚胎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,不过一个是胜利者,一个是失败者而已。

姜氏、共叔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,在文章中并没有作正面描写,只是通过简要的记叙和郑庄公与祭仲、公子吕的对话表现出来。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,而且突出了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。对于姜氏、共叔段的密谋活动,郑庄公了若指掌;而姜氏、共叔段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及严密布署却毫无所知。妙在似明实暗,似暗实明。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,人物的对话,郑庄公这个奸雄的性格特征,栩栩如生,跃然纸上。

“遂为母子如初”的结尾,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,有人称之为丑剧,亦不为过。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,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之后,能够毫无芥蒂,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?何况

在郑庄公刚出生之时，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。“遂为母子如初”的“初”字就缺乏依据，显得勉强了。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“孝悌”的外衣撕得粉碎了。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。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”，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。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，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影响，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。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“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”，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，掩盖已经充分暴露了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，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。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，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。（宋 廓）

【 曹刿论战 】

《左传》

十年春，齐师伐我。公将战。曹刿请见。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^①焉？”刿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”乃入见。

问：“何以战？”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”对曰：“小惠未遍，民弗从也。”公曰：“牺牲^②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^③。”对曰：“小信未孚^④，神弗福也。”公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^⑤。”对曰：“忠之属也^⑥，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。”

公与之乘，战于长勺^⑦。公将鼓之，刿曰：“未可。”齐人三鼓，刿曰：“可矣。”齐师败绩。公将驰之，刿曰：“未可。”下，视其辙，登轼而望之，曰：“可矣。”遂逐齐师。

既克，公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国难测也，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”

〔注〕 ① 间(jiàn 见):参与。 ② 牺牲:祭祀时供献的猪牛羊。 ③ 信:诚。谓祭祀必以诚。 ④ 孚(fú 福):取信于人。 ⑤ 情:实情。 ⑥ 忠之属:此谓尽心于民的一类事情。 ⑦ 长勺:鲁国地名,在今山东曲阜北。

鲁庄公十年(前 684),齐桓公由于鲁国曾经帮助过公子纠和他争夺王位,因此发动了一场攻打鲁国的战争。这就是春秋时代所谓的长勺之战。这次战役,强大的齐国反而被弱小的鲁国打败了,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。《左传》的记载,突出地说明了鲁国之所以战胜的原因,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卓越的人物,他就是曹刿。

曹刿前人多认为就是曹沫,但说法不一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曾记载齐鲁两国在柯地会盟时,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归还侵鲁土地的故事,写得虎虎有生气,与《左传》所写的曹刿的气概非常逼似。“刿”与“沫”音相近,极可能是同一人。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管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等书所载齐鲁之事,互有不合处,疑窦不少。看来曹刿(曹沫)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,是史家之笔与民间传说交糅在一起的。这些情况说明,曹刿确实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

在齐军压境,鲁庄公准备迎战的关键时刻,曹刿请求见庄公。在这之前,曹刿的乡人曾劝阻他说:“让那些肉食者去考虑对策吧!你何必参与进去呢?”“肉食者”为习语,是当时人们对权贵的代称。不说当官的而说成是“食肉的”,本身就很有点嘲讽的味道。乡人的看法当然是消极的,反映了当时的世俗之见,和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”完全合拍;同时也透露了一般人民与权贵之间的隔阂与矛盾。这就为鲁国能否抵御齐国的人侵投下了一束阴影。对此,曹刿开门见山地指出“肉食者鄙,未能远谋”,充分表达了他对那些尸位素餐、误国误事的权贵们的蔑视。在当时那是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说的。这说明曹刿是一个热血男儿,在国家危难之机,敢于挺身而出,献策出力。曹刿的态度显然很积极,与乡人之说是大相径庭的。文章起笔陡峭,显得跌宕有力,轩昂不群。

曹刿和庄公的对话,写得既条理分明,又错落有致。曹刿劈头先问:凭什么条件进行这场战争?从战略上来讲,这个提问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庄公接连回答了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:“衣食所安,弗敢专也,必以分人”。这是对贵族统治阶级来说的。第二个条件是:“牺牲

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”。牺牲玉帛，皆祭神之物。这是对天地神灵而言。这两条都被曹刿否定了。只有第三条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”，才得到了曹刿的肯定。如果冤案太多，怨声载道，不能取信于民，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？所以民心的向背，至关重要。曹刿的注意力只集中到人民的身上，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。对话显示了曹刿与庄公见识之高低，使“肉食者鄙，不能远谋”的观点得到了具体的验证。这说明曹刿参与这次战役该有多么重要！

曹刿不仅勇于提出意见，而且积极要求参战。这就使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血肉饱满，奕奕动人。在交战中，曹刿两次阻止了庄公的轻举妄动；而当认为“可矣”之时，才让庄公击鼓冲锋或追逐败退之敌。然而文章只有可、否之辞，只言其然，不言其所以然。这是因为在紧张的战斗中，无暇多言；因而巧妙地形成了“悬念”，为下文的释疑解惑埋下了伏笔。这段文字，只是通过曹刿短促的语句和敏捷的动作，就生动地勾勒了人物的特征，渲染了战争的气氛。剪裁精当，笔墨可谓精练之极。

直到战斗结束，庄公还弄不清取胜的原因，这又一次说明庄公的懵懂，肉食者之不能远谋，与曹刿的精明机智更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曹刿对庄公的解答，是这次战役之所以取胜的最好总结和说明。这画龙点睛之处，正是本文主旨之所在。总之，士气和战机，在军事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。乘“彼竭”之虚，奋“我盈”之威，故能克敌致胜。同时，只有掌握真实情况，方可作出准确的判断。所以，曹刿仔细观察到齐军败退时“旗靡辙乱”的情景后，才让庄公乘胜追击。兵不厌诈，在战争中必须高度警惕，慎重从事。结合取信于民、得到人民支持的先决条件，可以看出，曹刿的战略思想确有指导意义。曹刿的解说头头是道，娓娓动听，语气舒缓而充沛，反衬了前段行文节奏之短促，而与战后宽松的环境和喜悦的心情完全吻合。韩愈有言：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（《答李翊书》），《左传》的文字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个特点。

本文有叙有议，叙中有议，议中有叙，相得益彰。全文只有二百二十余字，记叙了一桩有始有末的战争故事，描绘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总结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思想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“曹刿论战”这个题目是《古文观止》的编者加上去的，很有道理。因为它始终以曹刿的言论